春秋集義

一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四十

宋 李明復 撰

襄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謝湜曰平公新立會諸侯盟于溴梁繼先君之烈也

大喪未畢而出會諸侯則其惡不待貶而見矣袁僑
之盟非諸侯盟宋之盟諸侯不在會故盟稱諸侯之
大夫溴梁之盟諸侯在會而大夫受命為盟故盟稱
大夫
胡安國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
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

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
也諸侯政失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
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
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
也而使大夫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
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
既殁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
亦宜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

拚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呂祖謙曰人君即位之初便可占知終身之昏明治亂之由晉平公繼悼公之後恃晉國之少安放於奢侈溺於宴安觀其即位之初使羊舌肸為太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

溴梁平公固是無知其初即位能用許多人何故後來衰弱須看他承悼公之後典刑法度尚在畧有可觀固是平公之力亦皆是悼公之餘平公即位之初規模便與悼公别了且悼公即位之初政事用之一國上下煥然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魚既會之後早是漸衰況平公即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公頼悼公之舊政遺法尚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平公又漸漸昏墮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知於即

位之初其後之霸主强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謝湜曰二國雖為魯難然非有罪惡及民也溴梁之會二國受盟非違命也平公首令諸侯而不以其罪執邾莒失政刑矣晉侯奪爵書人貶之也二子罪非在所絶也執以歸則非屈辱於晉也故雖失位不名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謝湜曰許不與中國會盟故列國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謝湜曰齊侯難魯不已故再圍成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謝湜曰不書卒於晉晉人復釋之故也

宋人伐陳

謝湜曰陳自七年逃歸未與中國會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

伐我北鄙圍防

謝湜曰三年之中五伐我北鄙四圍我屬邑兵之暴

亂者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謝湜曰君書出奔罪其失國臣書出奔罪君不能治

冬邾人伐我南鄙

謝湜曰邾人又伐南鄙魯之結怨鄰國亦可知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謝湜曰白狄以夷禮來朝不成朝禮故直書來

胡安國曰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滛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徳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謝湜曰以衛不直而執之則罪不在行人以買伐曹而執之則不當執於行人

秋齊師伐我北鄙

謝湜曰五伐四圍猶復起師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程頤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程氏學曰凡侵伐圍入之類未有言同者獨此書同圍何哉曰背盟肆暴數伐鄰國諸侯共疾而圍之

啖子曰諸侯同心圍齊特曰同圍是也十有九年盟于祝柯亦同心故也

謝湜曰齊魯鄰國也齊侯怙險負衆六伐魯北鄙四圍魯成邑諸侯背盟棄好肆害虐鄰未有過於此者也兵以好惡為主衆所好者衆欲助衆所惡者衆欲去齊之不道諸侯惡之甚矣故十有二國同心伐齊

而圍之也書同圍齊以明諸侯疾齊之深也

胡安國曰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横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於此有沮横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謝湜曰諸侯有社稷人民之重卒書于師謹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謝湜曰諸侯既圍齊於是盟於祝柯盟曰大毋侵小爲齊故也同圍齊義事也諸侯所同欲也善其同圍齊故盟稱諸侯

晉人執邾子

謝湜曰邾子非以罪在所絶見執故不名溴梁既盟之後晉人執莒子邾子祝柯既盟之後晉又執邾子為天下盟主而首犯盟約非以信諸侯也

公至自伐齊

謝湜曰以伐至圍者以明以義伐齊與不道圍人之國者異也

取邾田自漷水

謝湜曰邾小國也其伐我南鄙正以疆界不明故圍

齊之後晉人執其君魯人取其田春秋正其曲直而田稱邾邾田書取則疆界不明曲乃在魯而不在邾矣邾田自漷水著其取田之多也圍齊義也取邾田不義也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亂繼亂而已故晉執邾子書人邾以田與魯書取所以正其亂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程氏學曰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士匄乃有惻隱之心恕人之患還師不侵豈不善乎雖然專命乃還書法亦見其譏穀梁曰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士匄若能如是其善何以加乎
謝湜曰諸侯暴横侵伐久矣利人之難乘人之危興兵以濟其欲者國國皆是也士匄受命侵齊師已至

穀矣其聞齊之喪也以不伐喪之義退師而還大夫
居暴亂之中而能以恤人之患為心者也春秋録其
聞喪而還善之也晉出師無名不伐喪兵之大義士
匄雖不待君命還師然其還也上無損於國下無損
於忠得臨權適變之宜矣然則還不書遂者與其還
而不罪其專也雖然為士匄者又能以一介反命于
君則臣子之善備矣
胡安國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

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善之也

朱熹曰春秋分明處如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分明是與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謝湜曰齊高厚得罪於齊鄭公子嘉得罪於鄭殺書國皆以國法當殺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

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謝湜曰城西郛城武城皆以備齊齊猶未恊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謝湜曰魯及莒平故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謝湜曰齊與晉平故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謝湜曰澶淵之盟仲孫速首犯盟約伐邾罪之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謝湜曰左氏謂公子燮欲背楚之晉履其母弟

胡安國曰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荊楚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謝湜曰公子黄出奔稱弟罪哀公之不能全其弟也親莫親於兄弟不以讒邪貳之則手足固矣哀公以慶虎之譖疑其弟而奔之非親親之道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謝湜曰庶其以邑叛來奔而魯受之其惡不待貶而見矣澶淵既盟之後既犯盟約伐邾又犯盟約納邾

庶其魯人之失信也納叛非所以安吾國失信非所以服鄰國故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失禮焉何以詰吾盜

胡安國曰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以其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

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外域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謝湜曰欒盈以好施多士為范氏所逐故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謝湜曰欒盈晉之權臣其奔楚也平公懼盈為亂故再會諸侯將以伐欒盈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復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謝湜曰追舒寵小人生國患故楚以國法殺之

胡宏曰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按公子追舒非有大逆之罪退之可也而王

必欲殺之則非矣為棄疾者進宜陳使臣之禮以諫
王退宜陳事君之禮以諫父諫於王而王不聽則竊
負父而去之可也諫於父而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可也諫於王與父皆不聽焉則請後祖廟而以身代
父死可也烏有閔默恬然不動其心坐待王殺其父
然後死之者以為子則不孝以為臣則不忠噫大道
不明是以人至此極而莫覺莫悟也故愚論之以示
為仁之道焉而春秋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不罪

棄疾者大夫者人君之股肱心膂也公子者宗室之枝葉庇蔭也而輕殺之所以罪楚君也棄疾殺其父矣豈必待賊絶而後見其惡哉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乙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

謝湜曰庶其以邑來奔矣畀我又以罪來奔所謂為邾之逋逃淵藪也魯無政矣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謝湜曰慶虎得罪於國其禍連及慶寅殺書及以著
刑誅之濫也孔父之及以君之禍而連及其臣也慶
盈之及以臣之禍而連及其親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
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
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
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
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

因楚人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謝湜曰公子黃雖賴楚力以歸然黃非有罪惡於國書弟著其不失弟道也然則出稱弟所以責其兄歸稱弟所以明其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謝湜曰欒盈之奔也晉國既失討治又失備禦故盈帥曲沃之甲入晉以師敗故入于曲沃復入絕之辭也欒盈擅以家邑甲衆引兵入國雖曰入討范氏志乃欲危社稷背逆之罪大矣入書復入以明在所誅絕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其罪一也魚石不稱所自者以楚子伐宋見之也欒盈不稱所自者以其内恃曲沃也故魚石欒盈以復入著其罪也良霄不稱復入者以自許著其罪也霄以他國兵力逼君以入

則罪在所絶可知矣

胡安國曰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既絶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

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呂祖謙曰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
逼已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
郛幾危晉室盈之罪固不可逃然考其所至之由而
宣子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以楚錮之
使無容身駐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
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

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合諸侯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亂所以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然雖就盈身上論亦不能無罪自欒書弒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黶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

書之強又繼之以饜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郤
又如何用箕遺黃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文子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郤招許多人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郤如此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又曰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

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為政不設武備而使叛臣得白晝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向使因欒氏之隙諸侯從而乘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政而致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堠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封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次大合諸侯以重錮欒氏宣子自以為諸侯決

不受欒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會裏面備都懈怠了及盈既入曲沃宣子都不知前面更無一夫之禦蓋緣只去外面理會然當時處這大亂當此大變粗能支持致敗欒氏存晉社稷者其謀皆出於樂王鮒欒氏之入也宣子倉皇無計桓子教之以奉君走固宮及教之以欒氏所得惟魏氏而可强取使當時不從桓子奉君之謀則欒氏之勢殆未可禦不從强取魏氏之謀則魏舒以佐悼公之智而助欒氏未易可去

桓子必欲郤而取之所以能終敗欒氏其功亦大矣然看得桓子之功固有力於晉亦所以為晉之害桓子在晉一嬖臣也安晉之謀不出於晉之士大夫而出于嬖倖之桓子則晉君豈不輕視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寵乎故使嬖臣之權愈重而晉之社稷愈不振而霸業愈衰者士大夫之過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謝湜曰莊公自衛伐晉乘晉欒盈之難而為寇也伐

晉書遂罪其不正也會晉盟于澶淵而復背其盟莊公之失信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

程氏學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乃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罪明矣

謝湜曰欒盈叛晉於內齊侯伐晉於外魯命帥師救之義之大者也叔孫豹不急盟主之難而以師止于

雍榆罪之大者也書救所以善魯也書次所以責豹也救邢先次後救者罪其救之緩也救晉先救後次者罪其廢命不行也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謝湜曰紇事其主不以道故犯門斬關而奔

晉人殺欒盈

謝湜曰殺稱人討逆之辭也衛元喧甯喜雖逆臣然以本國大夫得罪故其死稱大夫晉欒盈鄭良霄以

罪出奔本國皆絶其位故其死不稱大夫

齊侯襲莒

謝湜曰輕行掩不備曰襲以兵襲國寇盜之兵也恥莫大焉晉有難而伐之莒無故而襲之黨叛臣伐盟主襲隣國齊莊之君德喪矣非所以保國也

春秋集義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四十一

宋　李明復　撰

襄公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謝湜曰齊侯伐晉故魯師侵齊救而次為不仁出師而侵為不義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

伐莒

謝湜曰君襄之臣伐之非伐莒之道也

大水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謝湜曰齊侯背盟不道甚矣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謝湜曰三國從楚故自陳侯逃歸以來不與會盟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謝湜曰所至乏食爲大饑大水一傷秋稼而國無蓄積故大饑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

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謝湜曰仲孫羯侵齊故崔杼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范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

謝湜曰崔杼以世卿專國久矣是以難其君若難匹夫羣臣惟知聽命於崔而不知有君也春秋前書崔氏其禍基於此矣然則世卿之禍可不戒哉莊公淫妖色黷武事委政權臣而棄身於姦人之室君道於此替矣然則杼之難雖曰臣之逆也亦君自取之而已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

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君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

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謝湜曰齊有崔杼弒逆之亂會于夷儀以討齊也
胡安國曰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

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
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
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
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
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
盟于重丘

謝湜曰盟于重丘將以討齊之逆也討逆諸侯之同

志故稱諸侯其盟諸侯所同欲故稱同盟諸侯志在
定亂善之大也然卒不能討治大逆而尸之市朝則
諸侯之所同罪亦見矣然則重兵之盟書諸侯書同
盟既以著其善又以著其惡
胡安國曰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
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謝湜曰衛立公孫剽主衛則夷儀已非獻有矣書入

以示獻公之失國也以臣逐君林父之逆也立剽衛人之擅命也獻公既絕於國然而於國有不可絕之義也其入也爵而不名以示獻公之不當絕也衎入夷儀不名與鄭伯突入櫟異矣

胡安國曰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𡊮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

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謝湜曰舒鳩楚屬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謝湜曰吳子伐楚名者為伐楚而卒故也門于巢攻巢之門也吳子以身當巢門故巢人射而殺之為一國君主而見殺于門乃吳子取之而已其死書卒不書殺罪其自取也凡國君自取禍患而遇害者春秋不以罪人責君之自保也

胡安國曰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

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謝湜曰衎之奔也孫林父甯殖立剽以主衛衛之政令出於剽者十有三年甯喜北面臣之久矣然則甯喜之君也衎之入也甯喜又以子鮮之命攻剽而殺之其殺剽非以社稷為心也特以固寵而已剽之立雖非命且非順春秋書君書弑者正剽為喜之君以

著喜之逆也受其命則為之君食其祿則為之臣北面事之矣而後害之逆之大也孫林父甯殖逐衎而立剽甯喜殺剽而復衎其罪一也

胡安國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

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謹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耶范粲桓魋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謝湜曰獻公將反林父專邑背國有危害社稷之心入戚書叛著其逆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

程氏學曰凡曰歸曰復歸曰入曰復入大抵歸者易辭入者難辭且言自外也復歸者謂其既絶而復歸復入者謂其已絶而復入若夫善惡之志輕重之義則不可以一槩求各繫其事也葢歸者不必盡善以其内外有援故歸為易入者不必盡惡以其内外有難故入為難惟復入者則皆甚其惡矣他皆可以例求之

謝湜曰衎之出非有大罪剽旣弒則國乃其國故其返國書歸以其播越失國故書名以其已絕而得歸故書復歸諸侯雖無大惡苟不能保國而出則其位絕矣故衛侯出奔名復歸名以正獻公之罪也諸侯雖失位苟無暴逆大惡則其義之未絕也臣子有討難之忠則君位復矣衛侯入夷儀不名以正衛國之罪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

叛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禄 君實有焉專禄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嘗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强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謝湜曰晉人主會故先鄭良霄良霄國卿故先宋人衛有孫林父甯喜之亂澶淵之會釋衛二大逆而不即討五國之罪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謝湜曰晉獻公以驪姬之譖殺世子申生宋平公以伊戾之譖殺世子痤皆自絶其世者也内有嬖妾寵

孽外有邪臣險士則雖世子之親且重讒言日進而父子之恩離矣有國者不可不戒也

胡安國曰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内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

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謝湜曰甯喜弒君之賊也晉國執而不殺者執不以其罪也孫林父甯喜其罪一也喜之弒剽也林父爲叛于戚晉之執喜以其背林父而非以其害君也釋二逆不治而執逆臣以助逆臣失伯討之義矣晉侯奪爵書人貶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謝湜曰楚子與三國伐鄭鄭不從故又與陳蔡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謝湜曰齊景公初修好于魯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謝湜曰宋之會晉楚及列國大夫皆與盟二國初以恩好相通也自會宋以後大夫權勢益重而會盟之

事率大夫為之矣其積習之漸非一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謝湜曰公孫剽孫甯所立也喜為之臣則剽為之君矣喜殺剽加以逆詞者以正剽之為喜君也剽以逆臣逐君而立王法所當絶也豈衛人所宜臣事哉衛殺喜不加以討賊辭者以正剽之非衛君也晉立奚齊卓子衛立公孫剽立非其立皆失人心故晉殺里克衛殺甯喜皆不稱人其義一也

胡安國曰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謝湜曰鱄出奔稱弟罪獻公之不能全其弟也承母之命而不忘其兄致臣之忠以成其事可謂有弟之道矣獻公誅殺非義失信而無刑以弟之力復國而其終使弟不食衛粟而奔非所以睦宗族也弟而出奔則公之難與共處由此見矣

胡安國曰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所以昭吾

出也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謝湜曰宋之盟晉為盟主楚亦從盟晉楚交盟則邦國有息肩之地矣故盟稱諸侯之大夫以諸侯同欲故也

胡安國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

為名而楚屈建請楚晉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而楚子以簒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産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荆蠻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

其說誤矣

呂祖謙曰晉楚交相見夷夏自此不分弭兵雖是一時省事又生出一件事又曰宋向戌欲合晉楚之成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氏說得極好最得法觀左氏書以為名三字便見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當時大國惟晉與楚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晉楚既從諸小國自不得不赴故卒成弭兵之一事其後向戌

挾弭兵之事又書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為一己之利而已上而為名下而為利左氏於前書弭兵為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則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實左氏真有書法則戌弭兵之謀其心固可知矣當時子罕之言猶有可論者以事而論弭兵以為名利固可罷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便辭邑向戌欲攻司城左師曰夫子存我德莫大

焉又可攻乎其初固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須看弭兵事全生靈之命息戰爭之禍固善然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内寧必有外憂此意正與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又如本朝李文靖沆為相時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旰食羽檄旦至廟堂王文正公沂以為憂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參政謂今日多事萬一邊鄙既寧竊恐朝廷事反多於今日參政自

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虜講和西戎納款
而東封西祀搜講墜典靡有暇日丁謂王欽若諸公
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符文靖之言子罕之言
亦流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集義卷四十一

春秋集義卷四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襄公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

謝湜曰石惡甯氏之黨故出奔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

謝湜曰慶封崔杼之黨嗜酒荒淫齊大夫以莊公之

難攻之而出

十有一月公如楚

謝湜曰晉楚會盟荆蠻得志故公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謝湜曰天王靈王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

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

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

乙未楚子昭卒

謝湜曰昭楚康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程氏學曰杜氏雖知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多而特為左氏解紛公之如楚固非常但書公如楚義已自見若公在楚則聖人之旨乃不在此按二十有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外裔之

强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逮夏乃歸故聖人特於
朝正之時書公所而其義昭然矣
謝湜曰奔喪事之大也稽留以終楚葬而王室喪告
不奔人臣之道廢矣朝正禮之大也朝正之敬行於
楚而不行於親人子之道廢矣正月歲之始也為社
稷人民主而正月之吉棄身遠夷人君之道廢矣三
者襄公之過也王正月書公在楚而公之過惡皆見
矣

胡安國曰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荆蠻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内爲强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後世臣子

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顔咫

尺食坐見於羮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

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

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

謝湜曰公留于楚七月

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

謝湜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閽然則閽人刑也刑人

仇讎也吳子為社稷主其體尊矣失於防微杜患而出入褻近怨仇故一閽之微出為吳子之難也閽與盜皆凶人不可責以君臣之義故吳子蔡侯遇害皆不稱君

胡氏曰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

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又曰閽寺通傳內外以一身兼僕妾之職可謂賤矣春秋書閽弑吳子不稱君者言閽寺之賤不使得君吳子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謝湜曰杞危不能自守列國大夫爲杞城之諸侯之

義也齊桓盛時城邢城緣陵出於諸侯今也城杞出於大夫大夫專事而諸侯之權替矣

胡安國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

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謝湜曰列國城杞故杞子來盟用夷禮故稱子

吳子使札來聘

程氏學曰札者何吳公子札也何以不稱公子貶也札何以貶辭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子四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則季札也壽夢欲立

季札札辭不可而立遏緣先君壽夢之志於其卒也
有命授弟餘祭約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已餘祭
卒弟夷末立夷末卒欲授國於札札宜受命以安社
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於是代立
公子光者遏之子也以謂父兄弟相傳必立季子季
子即不受國則光當立乃弒僚而代之是吳之亂札
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公子以示貶焉
謝湜曰吳聘禮行於中國故聘與中國同辭公子札

不稱公子者貶之也壽夢四子以兄弟相傳先君之志也過長餘祭夷末季札其次也至夷末以國授札札以匹夫小節辭位出逃由是遏之子光肆逆爭國而夷末之子僚不保其終然則吳之亂札為之也春秋因札之聘而黜其公子所以著其貶也然則公子大夫為公子而不稱公子有氏族而不稱氏族者皆春秋以大義貶之也

胡安國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

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
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
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
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
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
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
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
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

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簒其君者有之子簒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簒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

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

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
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
之國秦介僭亂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
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
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
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
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
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

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此與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朱熹語録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

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程氏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禮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論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為證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椒來聘之事即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

但近世說春秋者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

又曰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謝湜曰崔杼肆逆慶封奔魯高止奔北燕大臣不率可知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謝湜曰蔡世子般書弑蓋與許世子止書弑同意故蔡景公書弑又書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謝湜曰宋災伯姬卒伯姬守禮而卒於火也伯姬以婦人之義傅保不在宵不下堂遂逮火而死伯姬之婦道闕文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
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
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
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
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
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
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厲天下之婦

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謝湜曰佞夫非有背逆之罪也景王以僭括之亂以私意疑佞夫而殺之故佞夫見殺稱弟著天王失兄之道也兄弟手足之親也以天王之大而恩之所庇不能及手足之親則德之在人可知矣

王子瑕奔晉

謝湜曰佞夫以非罪見殺故王子瑕奔晉溥天莫非

王土故瑕奔晉書出以明王室之衰也王子瑕奔晉
王子朝奔楚不書出以明王室之尊也明其衰所以
責王國正其尊所以責諸侯始之以衰而責王國終
之以尊而責諸侯春秋之序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謝湜曰宋共姬公室女婦之賢者也魯以叔弓會葬
嘉之也春秋以夫謚稱其姬褒之也其姬為女為婦
可謂賢矣其嫁也宋公孫壽納幣魯季孫行父致女

晉人衛人齊人來媵以其賢而昏禮之厚也其終也以死守義而卒於災以卿送死而共其事以夫配謚而彰其德以其賢而喪禮之厚也方是時關雎之化不修漢女之行不聞賢妃正女之節卓然見於亂世者共姬一人而已此春秋所以賢其懿行而褒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謝湜曰良霄以汰侈構禍出奔其還也結許之力與

兵入鄭其入也介于襄庫伐舊北門此構亂以危社稷者也入稱自許以明罪在所討也殺稱人以衆棄之辭誅之也入逆辭也以他國兵力逼君而入則罪在所絶可知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絶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絶矣不

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謝湜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景公書葬者蓋蔡般之弒與許世子止弒相類傳者以為真弒誤矣楚子之將滅蔡也內懷姦心外假公義以譎詐誘蔡般而殺之使般有不可容之大逆則春秋於此絕之矣然般

之見殺也生名楚子虔以彰其惡則般之得罪於親

蓋與眞弑者異矣然則前書景公葬後名楚子虔乃

春秋明微以别蔡般之罪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災故

程氏學曰左氏曰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

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

也夫王道之所尚者義與信也卿爲尊爵所以貴於

世者為其能行信義也澶淵之會本以救災恤患而行雖未能如古以王命施惠亦可以謂之義矣既而背義食言無歸宋財貶爵稱人以見其罪也

謝湜曰災患相恤之謂義始終不易之謂信邦國所恃者義與信而已義足以為信足以守則邦國之事何求而不獲何行而不至哉宋災難之大者也澶淵之會列國將以救宋災也可謂有憂患相恤之至矣既而小大信義不立無歸宋財國卿貶國大夫何以

致邦國之安利哉卿皆奪爵稱人賤之也會事書曰
宋災故而不曰救宋災著其不能救也宋亦稱人罪
其不能辨也列國會盟侵伐莫不有事其事尤重者
春秋又且書之救災恤患以安鄰國諸侯之義無大
於此故澶淵書宋災故取財受賂以黨逆臣諸侯之
惡無大於此故特書以成宋亂
胡安國曰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
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

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以兩足而立行也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所謂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

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
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
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
則不書即位桓宣簒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
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
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
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
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

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

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茍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猶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

求鷄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知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别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朱熹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月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謝湜曰公如楚故薨于其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謝湜曰襄公薨子野繼立以哀毀而卒襄公未葬故名降成君故不薨不地

胡安國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

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謝湜曰奔喪會葬臣子之禮也諸侯於王室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強國書滕子邾子奔喪會葬而諸侯之惡見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程頤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

謝湜曰犂比公虐國人患之上下忿怨以成大禍故弑書莒人左氏謂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誤矣

胡安國曰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

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矣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子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

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宏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春秋集義卷四十二

春秋集義卷四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昭公

程頤曰昭公名裯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昭謚也容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虢

謝湜曰晉楚既會大夫于宋又會大夫于虢大夫相會雖曰出於君命然大夫交相固結權勢益重而庇惡容姦皆由此起矣故大夫以罪出奔而列國受而安之者無國無之也招不稱弟者先君子孫仕於國則稱公子公孫變文示義則稱弟

胡安國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稱弟者

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不書在宋之盟楚先晉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程頤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謝湜曰襄十二年莒人伐我圍台季孫救台遂入鄆

趙孟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然則鄆本莒邑魯今取之取鄆不書莒者罪魯人以鄆為魯邑而奪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

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謝湜曰鍼有寵先君如二君於景以致出奔惡出奔景公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庇其一弟者失親親之道也若舜然親之使貴愛之使富又使不得有為於其國則又安有母弟出奔之患哉鍼出奔書弟罪秦伯之失

兄道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

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没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謝湜曰左氏謂荀吳毁車崇卒故敗狄

胡安國曰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内而狄人來

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尚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程頤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禀命故不稱公子以自謂公子可立也

胡安國曰天下國家定于一吴楚僭號經不書葬土

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奚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輿出奔吴

程頤曰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

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謝湜曰左氏謂展輿因國人弒莒子誤矣展輿蓋不與弒故經書莒人莒子之被難也展輿為弒人所立受弒人立展輿之罪也故出奔奪爵稱名展輿雖有罪然非去疾可逐去疾以王命討逆則可以爭國逐展輿則不可為去疾者非有臣子討逆之心也特以公子當立恃齊威力起而爭位故返國奪公子稱入入

稱自齊責去疾之亂也展輿稱莒以明有國去疾稱

莒以明爭國

胡安國曰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

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

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

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

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許魯取鄆而在會者

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

也

朱熹曰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

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熹不敢信

叔弓帥師疆鄆田

謝湜曰疆鄆田正鄆之疆界也備莒為難故帥師疆

之帥師疆鄆田則魯人以不道侵莒封疆可知矣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胡安國曰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

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

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
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
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
然則郟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
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
與會者凡有十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
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
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

天下後世以簒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横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簒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謝湜曰左氏謂公子圍弑麇自立右尹公子比出奔晉然經書麇卒則左氏所載誤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呂祖謙曰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强之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於隣國為其繼先君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為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可見當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大夫得以僭諸侯之禮
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謝湜曰公孫黑作亂欲去游氏故鄭以國法殺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産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黒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强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程氏學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又無故而乃復者蓋進退皆非義定三年亦同唯昭二十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則不得已而然矣

謝湜曰昭公生十九年猶有童心無人君之儀以慰人心無人心之德以望隣國是以進不由禮退不由義以千乘之主而取輕於人凡四如晉至河乃復皆以喪失君道而自取困辱也君位之不保其終由此起矣

又曰公如晉不得入季孫如晉得入季孫權重於君
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

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於
失國出奔客死他境盖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
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
得已乎曰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
欲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
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
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
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庭修事大之禮乎夫

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反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贬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謝湜曰叔弓會葬者以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也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謝湜曰冬非大雨雹之時陽氣猶盛陰氣薄而凝之故爲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謝湜曰失國出奔故名

胡安國曰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

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

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
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
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胡安國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
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
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
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

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
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
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
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
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
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程頤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强為霸者之事

謝湜曰晉平委政大夫中國綱紀大壞故楚靈大合

諸侯于申内則宋鄭陳蔡許滕邾外則徐頓胡沈淮

夷連車接軫皆受命於楚春秋録申之會以明荆蠻

之横而中國之衰也

胡安國曰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

諸侯皆貶也其意若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

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鄗城

竟莫校畏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内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

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其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淮夷之類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産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

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靡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是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為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則楚强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間靈王使椒舉之求晉侯欲

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為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乃未肯許平公乃言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覆調護然後許之何晉侯初間未肯許也必待至於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强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間尚欲不許盖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知此則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

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為人役尚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得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然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亦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幸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令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

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思强楚侵陵之恥掃雪奮迅治楚之罪可也

楚人執徐子

謝湜曰楚子以徐貳於吳故執徐子徐子聽命於會而楚子以猜疑執之盖所謂不常其德者也故貶稱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執齊慶封殺之

謝湜曰慶封崔杼之黨齊之逆臣也齊不能討而魯受之魯不能討而吳以邑封之楚子率諸侯伐吳以其黨慶封而邑之也諸侯失道大夫專政列國交庇逆臣久矣楚靈處南蠻之中乃能以討逆伐吳執齊慶封以正其罪使叛臣賊子恐懼于心得方伯討罪之義矣春秋書伐吳書伐慶封善之也慶封繫之齊者以著齊不能討而楚為討之也其位已絕故不稱

大夫

遂滅賴

謝湜曰伐吳討慶封義也滅賴不義也以伐吳之師滅賴楚子之暴也滅賴書遂罪諸侯之不能正楚子也以諸侯之衆而不能一諫楚子諸侯之罪也

九月取鄫

謝湜曰鄫附庸微國莒滅之魯復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謝湜曰以人數不足故舍中軍舍非毀之也以不可行舍而不為也人民不足以充軍數則雖欲增立中軍終亦必舍之而已矣書舍中軍著三軍之不可作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

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謝湜曰左氏謂屈申貳於吴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謝湜曰牟婁莒邑防茲莒侵而得之者也防茲書及殊之也牟夷以三邑來奔著其有危莒之心也著牟夷危莒之心所以甚魯人之罪也於邾取田矣庶其又以二邑來奔於莒取鄆取鄫矣牟夷又以三邑來奔魯人并吞鄰國其罪可知也

胡安國曰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

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謝湜曰取鄆取鄫受莒叛邑故莒師來攻不書伐我者魯罪已明故也既取其邑又敗其師罪魯人無悔

責之心也

秦伯卒

謝湜曰秦伯不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謝湜曰楚子又通越伐吳以越與諸侯相通故稱人

胡安國曰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

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

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

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襃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外域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

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書法之加于四國不與鄭瞞陸渾比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胡安國曰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合使視之有焉遂逐合

比於是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
代之宋公寵信閽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
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
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
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
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
謝湜曰楚自討慶封之後比年再伐吳楚靈之暴也

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謝湜曰北燕伯以强臣逼逐奔齊齊侯以討逆伐北燕諸侯之義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程氏學曰齊欲平而我與之平也齊强魯弱蓋國之所願也而曰我與之蓋以抑齊之强而伸魯之弱也

謝湜曰暨與也兩國之平齊欲平我亦欲平也欲平兩國之所願也以我暨齊者所以抑齊之强也抑齊

之强以明魯之所願也暨與一也暨辭尊與辭卑故
朋匹相與曰與尊者與卑曰暨
胡安國曰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
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
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
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
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
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暴亂而得平或以

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謝湜曰冬叔弓如楚三月公如楚公如楚叔弓之罪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

謝湜曰婼如齊涖盟結兩國之平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謝湜曰宿季武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謝湜曰陳哀公之疾也公子招志欲圖國於是乘公之疾殺世子偃師兄弟手足之親也親爲兄弟而絶兄之世招之大惡也招殺世子書陳侯之弟罪其骨肉相殘也世子社稷之本也乘間窺國招之大逆也招殺偃師書世子罪其圖社稷也自招作亂覆世子

由是楚人乘之起而滅陳然則世子繫國安危可知矣哀公内失尊隆世子之道外失訓養宗族之道崇嬖妾寵孽子以致冢嗣孤弱而母弟有圖國之心所以骨肉起為忌讎而世子不保其身也

胡安國曰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

師以致大𠘧宗社覆没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
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
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狥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
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
師殺之
謝湜曰陳世子遇難哀公繼卒陳行人以國難告楚

楚子以招之亂執陳行人殺之行人以國命通於邦國而已招之亂非行人之罪也執非其執殺非其殺故楚子貶爵稱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謝湜曰公子留招之黨以楚殺行人故留懼難出奔

秋蒐于紅

謝湜曰春田曰蒐蒐以簡車徒也秋蒐非時也以車徒減耗故五年舍中軍八年蒐于紅

胡安國曰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謝湜曰公子過為國正卿比逆臣以危世子惡之大

者也陳國討而殺之得其罪矣殺書人以衆棄之辭

加之也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奐

謝湜曰利人之難而舉師滅陳楚靈之暴也公子招

首爲逆亂者也孔奐因招而得罪者也楚子假公義

以滅陳故其滅陳也放陳公子招殺陳孔奐罪之大

者放而不殺罪之小者殺而不容刑誅不法甚矣招

書放奐書殺著楚之亂也著楚之亂所以責中國也

招書陳公子者著陳不能討而絶之也

葬陳哀公

謝湜曰哀公國已滅矣春秋書葬者不與楚子滅陳也不與楚子滅陳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謝湜曰楚滅陳中國在所討治而叔弓乃會楚子于陳長荆蠻之暴也

許遷于夷

謝湜曰楚不能固守其國又自葉遷夷蓋楚旣滅陳許人恐故遷于夷然則葉以鄭遷夷以楚遷

夏四月陳災

謝湜曰書陳災所以存陳也存陳罪中國之不救也

胡安國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

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
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
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
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
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亦此類耳仲尼
作經存而弗草者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
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
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

矣

秋仲孫貜如齊

謝湜曰齊平之後二國親睦故仲孫貜修聘于齊

冬築郎囿

謝湜曰築囿以備逸遊也方是時外有强楚可憂内有權臣可慮上有雨雹日食之變下有兵民彫耗之獘捨此不恤而築囿于郎迷之至也然則築郎囿非獨罪其勞民而已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謝湜曰左氏謂欒施嗜酒多怨彊於陳鮑氏故陳鮑

攻之出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謝湜曰三卿連師伐莒罪其虐鄰國棄民政也

胡安國曰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

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

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

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謝湜曰楚靈之殺蔡侯以其有可加之惡也然春秋
不以殺逆為功乃以誘而殺之為罪則蔡般之罪與
直弑者不同於此見矣故楚靈之殺蔡侯也書誘以
罪其詐書名以著其惡
又曰楚之誘蔡侯也志在圖國故楚子殺蔡而棄疾
以師圍蔡
胡安國曰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
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

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
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
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安于弑逆而莫
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
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
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
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
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

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
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懐
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
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
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
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
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謝湜曰歸氏襄公妾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謝湜曰合國車徒而蒐故曰大蒐大蒐將以振武事也八年蒐于紅矣以車徒不足故又大蒐于比蒲師不足用而求之大蒐著其失武備也君有大喪而國不廢蒐

胡安國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

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萬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葢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斃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

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爲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玃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謝湜曰大夫會于厥憖謀救蔡也方是時楚人益强中國益弱故大夫將欲救蔡而卒無成功書會不書救罪之也故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

能亦可知也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侯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

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别為不智令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謝湜曰有稱世子有未立也世子書名降諸侯也執以歸非服也用之殺而用之也楚子殺人之君滅人之國絶人之世以國嗣子同之六畜而忍於用之逆天暴物未有甚於此者也楚滅陳滅蔡皆稱師者著楚之强也著楚之强所以責中國也方是時諸侯衰微中國不振由是楚靈肆為暴虐有并吞邦國之心託治罪之義殺陳行人而卒於滅陳託討惡之名誘殺蔡侯而卒

於滅蔡其亂則陳之首逆不以即刑其虐則蔡之世
子用為六畜諸侯委靡相視而問罪之伐不加於强
暴之夷天下將胥為左衽之民矣故春秋著楚之强
列楚之罪而責中國也

胡安國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
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
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
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

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
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
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
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
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
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
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謝湜曰燕伯之齊也景公爲燕伯伐北燕高偃帥師納燕伯齊國之大義也循而行之則邦國豈有悖逆之亂哉雖然高偃能納燕伯于别邑而不能爲之討逆臣以反其位非所以定燕伯而安燕國也書納于陽善其志矣而未善其事也燕伯雖失位義未當絶故不名與衛侯入夷儀不名同意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

謝湜曰左氏謂晉人以伐莒辭公

五月𦵔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

慭出奔齊

謝湜曰左氏謂南蒯與慭謀出季平子不克故奔齊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程氏學曰晉伐鮮虞左氏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

鮮虞遂入昔陽冬晉伐鮮虞夫惇信明義先王之道

也懷利尚詐襄世之行也晉悖先王之道而為襄世

之行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絕之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集義卷四十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趙田青